

第六二三冊

理學彙編

文學典

文學名家列傳

(卷)
三十三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二十二卷目錄

文學名家列傳十

吳

虞翻

張溫

薛綜

朱育

沈友

張純

范慎

胡綜

韋曜

薛瑩

徵崇

任奔

謝承

文學典第二十二卷

文學名家列傳十

吳

虞翻

按吳志本傳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太守王朗命爲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絰詣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朗謂翻曰卿有老母可以

還矣翻既歸策復命爲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明府用烏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長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顧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杞恒有裨諱草創之計是以行耳翻出爲富春長策薨諸長吏並欲出赴喪翻曰恐鄰縣山民或有姦變遠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喪諸縣皆效之咸以安寧後翻州舉茂才漢召爲侍御史曹公爲司空辟皆不就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爲論者所侵美實爲實彫摩益光不足以損孫權權以爲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溇縣呂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翻得釋也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糜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糜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即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行關羽既敗權使翻筮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爲比矣魏將于禁爲羽所獲繫在城中權至釋之請與相見他日權乘馬出引禁併行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權呵止

之後權於樓船會羣臣飲禁聞樂流涕翻又曰汝欲以僞求免邪權悵然不平權既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迫遠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內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故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嘗乘船行與麋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驅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闔戶不應而遽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閉門車不得過翻復怒曰當閉反開當開反閉豈得事宜邪芳聞之有慙色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又爲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初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衆所未識翻一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在南十餘年七十卒歸葬舊墓妻子得還翻有十一子第四子祀最知名永安初從選曹郎爲散騎中常侍後爲監軍使者討扶嚴病卒祀弟忠宜都太守聳越騎校尉累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葛廷尉尚書濟陰太守吳書曰翻少好學有高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

稱 王朗惑王方平訊言南行欲投交州翻諫乃止 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翻相得山中翻問左右安在策曰悉行逐賊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馬此草深卒有驚急馬不及策策但牽之執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自征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之行一大道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聲小大皆出遂從周旋平定三郡

翻聞曹公辟曰盜跖欲以餘財汚良家邪遂拒不受 後權與魏和欲遣禁還歸北翻復諫曰禁敗數萬衆身為降虜又不能死比習軍政得禁必不如所規還之雖無所損猶為放盜不如斬以令三軍示為人臣有二心者權不聽羣臣送禁翻謂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禁雖為翻所惡然猶盛歎翻魏文帝常為翻設虛坐 翻雖在徙棄心不忘國常憂五谿宜討以遼東海絕聽人使來屬尚不足取今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又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岱不報為愛憎所白復徙蒼梧猛陵 翻別傳曰明使翻見豫章太守華歆圖起義兵翻未至豫章聞孫策向會稽翻乃還會遭父喪以臣使有節不敢過家星行追期至候官朗遣翻還然後奔喪而傳云孫策之來翻哀經詣府門勸朗避策則為大異 權即尊號翻因上書曰陛下膺明聖之德體舜禹之孝歷運當期順天濟物奉承策命臣獨抒舞罪棄兩絕拜賀無階仰瞻宸極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命輕省

鼠性輒毫釐罪惡莫大不容于誅昊天罔極全宥覆載退當念戮頻受生活復偷視息臣年耳順思咎憂憤形容枯悴髮白齒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沒不見宮闕百官之富不觀皇與金軒之飾仰觀巍巍衆民之謠傍聽鐘鼓侃然之樂末隕海隅棄骸絕域不勝悲慕逸豫大度悅以忘罪 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為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會祖父故平輿令成續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為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欲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祕說於經疏闕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矣謹正書副上惟不罪戾翻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諝號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為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諝孔子曰可與共學

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元南陽朱忠雖各立注忠小差元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又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因臣聞周公制禮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司也伏見故徵士北海鄭元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珪古月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洮頰為濯以為斡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王人職曰天子執珪以朝諸侯謂之酒杯天子頰面謂之斡衣古篆卯字反以為昧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學官定此三事又馬融訓注亦以為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元然此不定臣沒之後而奮乎百世雖世有知者懷謙莫或奏正又元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依易設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解元頗有謬錯更為立法并著明揚釋宋以理其滯 江表傳曰策書謂翻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勿謂孫策作郡吏相待也 策討黃祖旋軍欲過取豫章特請翻語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加聞其職具甚少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

鼠性輒毫釐罪惡莫大不容于誅昊天罔極全宥覆載退當念戮頻受生活復偷視息臣年耳順思咎憂憤形容枯悴髮白齒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沒不見宮闕百官之富不觀皇與金軒之飾仰觀巍巍衆民之謠傍聽鐘鼓侃然之樂末隕海隅棄骸絕域不勝悲慕逸豫大度悅以忘罪 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為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會祖父故平輿令成續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為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欲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祕說於經疏闕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矣謹正書副上惟不罪戾翻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諝號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為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諝孔子曰可與共學

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元南陽朱忠雖各立注忠小差元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又奏鄭元解尚書違失事因臣聞周公制禮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司也伏見故徵士北海鄭元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珪古月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洮頰為濯以為斡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讀當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王人職曰天子執珪以朝諸侯謂之酒杯天子頰面謂之斡衣古篆卯字反以為昧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學官定此三事又馬融訓注亦以為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元然此不定臣沒之後而奮乎百世雖世有知者懷謙莫或奏正又元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翻放棄南方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以典籍自慰依易設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解元頗有謬錯更為立法并著明揚釋宋以理其滯 江表傳曰策書謂翻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勿謂孫策作郡吏相待也 策討黃祖旋軍欲過取豫章特請翻語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加聞其職具甚少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

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卽奉命辭行徑到郡請被
繭葛巾與敵相見謂歆曰君自料名聲之在海內
孰與鄙郡故王君歆曰不及也翻曰豫章資糧
多少器仗精否士民勇果孰與鄙郡又曰不如也

翻曰討逆將軍智略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
君所親見南定鄙郡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
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爲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
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
矣翻既去歆明且出城遣吏迎策策既定豫章引
軍還吳策賜將士計功行賞謂翻曰孤昔再至壽
春見馬日碑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
才耳但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
猶謂未耳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
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卿不願行便使子綱恐子
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翻是明府家寶而以示
人人倘留之則去明府良佐故前不行耳策笑曰
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卿復以功曹爲吾
蕭何守會稽耳後三日便遣翻還郡 後權遣將
士至遼東於海中遭風多所沒失權悔之乃令曰
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謬謬虞翻
亮直善於盡言國之周舍也前使翻在此此役不
成促下問交州翻若尚存者給其人船發遣還都
若以亡者送喪還本郡使兒子仕宦會翻已終
按吳歷載翻謂歆曰竊聞明府與王君齊名中
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垂常懷瞻仰歆答曰孤不如
王會稽翻復問不審豫章精兵何如會稽對曰大
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

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因述孫策才略殊異用兵
之奇歆乃答云當去此說爲勝也翻出歆遣使迎
策二說有不同

胡綜

按吳志本傳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
避難江東孫策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爲門下循行
留吳與孫權共讀書策薨權爲討虜將軍以綜爲金
曹從事從討黃祖拜鄂長權爲車騎將軍都京召綜
還爲書部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劉備下白帝
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詳
領左部綜領右部督吳將管宗叛歸魏魏以宗爲斬
春太守去江數百里數爲寇害權使綜與賀齊輕行
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魏拜權爲吳王封綜
儀詳皆爲亭侯黃武八年夏黃龍見舉口於是權稱
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中軍諸軍進退
視其所向命綜作賦曰乾坤肇立三才是生狼狐垂
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
成黃農創代拓定皇基上順天心下息民災高辛誅
共舜征有苗啓有甘師湯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垓
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緒明明大吳實天生德神武是
經惟皇之極乃自在昔黃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
下應期受命發迹南土將恢大綏革我區夏乃律天
時制爲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
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黃龍處中周制日
月實曰太常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
方神實使之爲國休祥軍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
鳴寂然變施間諜若神可謂祕奇在昔周室赤烏銜

書今也大吳黃龍吐符合契河洛動與道俱天贊人
和僉曰惟休蜀聞權踐阼遣使重前好綜爲盟文
文義甚美語在權傳權下都建業詳綜並爲侍中進
封鄉侯兼左右領軍時魏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
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僞爲質作降文三條其
一曰天綱弛絕四海分崩羣生憔悴士人播越兵寇
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烟火往往而處自三代以來大
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時無方繫於
土壤不能翻飛遂爲曹氏執事戎役遠處河朔天衢
隔絕雖望風慕義思託大命媿無因緣得展其志每
往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
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南戶
受覆燾英雄俊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誅樂在歸
附者也今年六月未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綏
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
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不
勝吳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及託降
叛間關求達其欲所陳載列于左其二曰昔伊尹去
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世主不
謂之背誕者以爲知天命也臣昔爲曹氏所見交接
外託君臣內如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
之任總河北之軍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末與曹氏同
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
嗣繼立幼冲統政謫言彌與同儕者以勢相害異趣
者得間其言而臣受性簡略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
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爲邪議所見構會招致猜
疑誣臣欲叛雖識眞者保明其心世亂讒勝餘嫌猶

在常懼一旦橫受無辜憂心孔疚如履冰炭昔樂毅爲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卽位疑奪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益長功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賈馥爲名託叛南詣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奏使光口傳而已以爲天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之民思爲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少加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王師款心赤實天日是鑒而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不瞻望長歎日月以幾魯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之聲縣縣不絕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構譏見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束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譖毀將有商鞅白起之禍尋惟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爲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于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伍員奉己自效不當微幸因事爲利然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絕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志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爲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想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間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下邳荆揚二州聞聲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連根

牙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微守許洛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既自多馬加諸羌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耳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相究虛實今此間實羸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業使普天一統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三曰昔許子遠舍袁就曹規畫計較應見納受遂破袁軍以定曹氏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袁氏有也願陛下思之問問界上將閻浮趙桿欲歸大化唱和不速以取破亡今臣款款遠授其命若復懷疑不特舉動令臣孤絕受此厚禍卽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后土實聞其言此文既流行而質已入爲侍中矣二年青州人隱蕃歸吳上書曰臣聞紂爲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曷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權卽召入蕃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權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禍衡而才皆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釐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爲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後蕃謀叛事覺伏誅普見責據

禁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兼左執法領辭遼東之事輔吳將軍張昭以諫權言辭切至權亦大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綜有力焉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責也凡自權統事諸文詁策命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也初以內外多事特立科長吏遭喪皆不得去而數有犯者權患之使朝臣下議綜議以爲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後必絕遂用綜言由是奔喪乃斷赤烏六年卒子冲嗣冲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爲中書令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

張溫

按吳志本傳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爲孫權東曹掾卒溫少修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爲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爲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爲人也溫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郎遷曹尚書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時年三十二以輔義中郎將使蜀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構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效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惠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溫至蜀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冲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

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耀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潯頗與有道平一字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之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便恥忽臣自入遠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齋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還頃之使入豫章部伍出兵事業未究權既陰銜溫稱美蜀政又嫌其聲名大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爲己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黠事起遂因此發舉黠字于休亦吳郡人也溫引致之以爲選曹郎至尚書黠性猜厲好爲清議見時郎署混濁淆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貫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爲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黠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黠彪皆坐自殺溫宿與黠彪同意數交書疏問問往還即罪溫權幽之有司下令曰昔令召張溫虛已待之既至顯授有過舊臣何圖凶醜專挾異心昔暨黠父兄附于惡逆寡人無忌故進而任之欲觀黠何如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溫與之結連死生黠所進退皆溫所爲頭角更相表裏共爲腹背非溫之黨即就疵瑕爲之生論又前任溫董督三郡指擣吏客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榮職獎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繞帳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後聞曹不自出淮泗故豫勅溫有急使出而溫悉內諸將布於深山被命不至賴不自退不然已往豈可深計又殷禮者本占候召

而溫先後之將到蜀扇揚異國爲之譚論又禮之還當親本職而令守尚書戶曹郎如此署置在溫而已又溫語賈原當薦卿作御史語將康當用卿代賈原專銜賈國恩爲己形勢揆其姦心無所不爲不忍暴於市朝今斥還本郡以給廝吏嗚呼溫也免罪爲幸將軍駱統表理溫曰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乂於官朝多士既受普薦之恩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溫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赫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譚効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妬其寵爭名者嫉其才元默者非其譚瑕釁者毀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辯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遠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也溫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辯卓犖冠羣煒燁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有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黠不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衆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溫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於黠爲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黠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爲勁寇將置平土則爲健兵故溫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

害而增健兵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數之多少溫不減之用之彊羸溫不下之至於遲速溫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溫之到蜀共譽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修君好因叙己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覲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溫若譽禮能使彼嘆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於宋也稱隋會於屈建楚王孫圉之使於晉也譽左史於趙執亦向他國之輔而嘆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議之以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趨事溫彈之不公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爲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衆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將康溫尚不容私以安于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耶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溫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作亂則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于事既不合參之于衆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增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既殷勤臣是溫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倉卒之間猶難別居然以殿下之聰獻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畱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臣

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恥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德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權終不納後六年溫病卒二弟祗白亦有才名與溫俱廢

會稽典錄曰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憂溫意未之信及溫放黜亮乃嘆俊之有先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臣松之以爲

莊周云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得取張溫之廢豈其取名之多乎多之爲弊古賢既知之矣是以遠見之士退藏於密不使名浮於德不以華傷其實既不能被褐韞寶挫廉逃譽使才映一世聲益人上冲用之道庸可暫替溫則反之能無敗乎權既疾溫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至云卓犖冠羣煒燁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斯何異燎之方盛又搗膏以熾之哉文士傳曰溫姊妹三人皆有節行爲溫事已嫁者皆見錄奪其中妹先適顧承官以許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飲藥而死吳朝嘉嘆鄉人圖畫爲之贊頌云

韋曜

按吳志本傳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也少好學能屬文從丞相掾除西安令還爲尚書郎還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爲無益命曜論之其辭曰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操晨

與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竄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興隆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異之迹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園囿終有榮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惰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耽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徒基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野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動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肝食而何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兼苞文武並薦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

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基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兼基局而貿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和廢後爲黃門侍郎孫亮卽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爲太史令撰吳書華歆薛瑩等皆與參同孫休踐阼爲中書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劉向故事校定衆書又欲延曜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玷憚曜侍講儒士又性精確懼以古今警戒休意固爭不可休深恨布語在休傳然曜竟止不入孫皓卽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爲侍中常領左國史時所在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曜曜答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爲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爲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曜益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乞欲成所造書以後業別有所付皓終不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愈急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升爲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禮異時常爲裁減或密賜茶餅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偏彊輒以爲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克發摘私短以爲歡時有愆過或誤犯皓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曜以爲外相毀傷內長尤恨使不濟濟非佳事也故但示難問經義言論而已皓以爲不承用詔命意不盡忠遂積前後嫌忿收曜付獄是歲鳳凰二年也曜因獄吏上辭曰囚荷恩見哀無與爲比曾無芒釐有以上報孤辱恩寵自陷極

罪念當灰滅長棄黃泉愚情懷懷有所懷貪令上聞囚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紀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因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爲三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誤因自忘至微又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謹

以先死列狀乞上言祕府於外料取呈內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怖雀息乞垂哀省矧冀以此求免而略更怪其書之垢故又以詰矧矧對曰囚撰此書實欲表上懼有誤謬數省讀不覺點污被問寒戰形氣啞吃謹追辭叩頭五百下兩手自搏而華嚴連上疏救矧曰矧運值千載特蒙哀識以其儒學得與史官貂蟬內侍承合天問聖朝仁篤慎終追遠迎神之際垂涕勅矧矧愚惑不達不能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敘至行不彰實矧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懷懷見矧自少勤學雖老不倦探綜墳典溫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過矧者昔李陵爲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司馬遷不加疾惡爲陵遊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矧在吳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三王不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塗損益異體宜得矧輩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

一代之儀矧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敘贊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遠不及固敘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矧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如臣頑蔽誠非其人矧年已七十餘數無錢乞赦其一等之罪爲終身徒使成書業未足傳示垂之百世謹通進表叩頭百下略不許遂誅矧徙其家零陵子隆亦有文學也

薛綜

按吳志本傳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召綜爲五官中郎除合浦交趾太守時交土始開刺史呂岱率師討伐綜與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真事畢還都守謁者僕射西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關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答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大爲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呂岱從交州召出綜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詔呂嘉開九郡設交趾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椎結跣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爲交趾任延爲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爲設媒官始

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戶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爲夫妻父母不能止交趾糜冷九真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爲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裸體不以爲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視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爲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戶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瑋瑁珊瑚琉璃鸚鵡翡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在九旬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觀其好髮髡取爲髮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爲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擣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真太守儋胡爲妻父周京作主人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猶迫強萌忿杖歆亡於郡內歆弟苗帥衆攻府毒矢射萌萌至物故交趾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疆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待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荊州牧劉表爲陳兵弱敵疆歲歲與軍諸將厭患去留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爲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爲蒼梧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爲恭所服取相怨恨逐出恭求步騭是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多騭以次鉏治網紀適定會仍召出呂岱既至有士民之變越軍南征平討之日改置長吏章明

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蒼梧鬱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爲亡叛通逃之數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略智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龍借之形勢責其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黃龍三年建昌侯慮爲鎮軍大將軍屯半州以綜爲長史外掌衆事內授書籍慮卒入守賊曹尚書遷尚書僕射時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怒欲自親征綜上疏諫曰夫帝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之福鎮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海之語季由斯喜拒以無所取材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乎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鉢鈍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墉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城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泥濘有咸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浹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顯

以符瑞當乘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定逆虜凶虐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斃但當拱手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忍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冰之險則臣子賴社天下幸甚時羣臣多諫權遂不行正月乙未權勅綜綜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義信辭繁爛權曰復爲兩頭使滿三也綜復再祝辭令皆新衆咸稱善赤烏三年徙選曹尚書五年爲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六年春卒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於世于珣官至威南將軍征交趾還道病死

薛瑩

按吳志薛綜傳薛綜字瑩字道言初爲祕府中書郎孫休卽位爲散騎中常侍數年以病去官孫皓初爲左執法遷選曹尚書及立太子又領少傅建衡三年皓追歎瑩父綜遺文且命瑩繼作瑩獻詩曰惟臣之先昔仕於漢奕世縣縣顯顯臺觀暨臣父綜遭時之難卯金失御邦家毀亂適茲樂土庶存子遺天啓其心東南是歸厥初流隸困於蠻垂大皇開基恩德遠施特蒙招命拯擢泥汙釋放巾褐受職剖符作守合浦在海之隅遷入京輦遂升機樞枯瘁更榮絕統復

紀自微而顯非願之始亦惟寵遇心存足止重值文皇建號東宮乃作少傅光華益隆明聖嗣至德謙崇禮遇兼加惟渥惟豐哀哀先臣念竭其忠洪恩未報委世以終嗟臣蔑賤惟昆及弟幸生幸育託綜遺體過庭既訓頑蔽難啓堂構弗克志存耦耕豈悟聖朝仁澤流盈追錄先臣愍其無成是濟是拔被以殊榮翊泰千里受命南征旌旗備物金革揚聲及臣斯陋實闇實微既顯前軌人物之機復傳東宮繼世荷輝才不逮先是奉是違乾德博好文雅是貴追悼亡臣冀存遺類如何愚嗣會無髮髯瞻彼舊寵顧此頑虛孰能忍愧臣實與居夙夜反側克心自論父子兄弟累世蒙恩死惟結草生誓殺身雖則灰隕無報萬分是就何定建議鑒聖綏以通江淮昭令堂督萬人往遂以多盤石難施功罷還出爲武昌左部督後定被誅皓追聖綏事下瑩獄徙廣州右國史華敷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部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瑩出爲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爲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孚峻之跡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爲冠首今者見史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懷懼爲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

所復恨晤遂召瑩還爲左國史頃之選曹尚書同郡
繆繹以執意不移爲羣小所疾左遷衡陽太守既拜
又追以職事見詰責拜表陳謝因過詣瑩復爲人所
自云禕不懼罪多將賓客會聚瑩許乃收禕下獄徙
桂陽瑩還廣州未至召瑩還復職是時法政多謬舉
措煩苛瑩每上便宜陳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
施行遷光祿勳天紀四年晉軍征晤晤奉書於司馬
伯王渾王濬請降其文瑩所造也瑩既至洛陽特先
見敘爲散騎常侍答問處當皆有條理太康三年卒
著書八篇名曰新議

朱育

按吳志虞翻傳註會稽典錄曰孫亮時有山陰朱育
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像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
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正旦宴見掾吏言次問
太守昔聞朱穎川問士於鄭召公韓吳郡問士於劉
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劉二答而未覩
仲翔對也欽聞國賢思觀盛美有日矣書佐寧識之
平育對曰往過習之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淵妙之
材超遷臨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問功曹虞翻曰聞
玉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且會聞士
人歎美貴邦舊多英俊徒以遠於京畿含香未越耳
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邪翻對曰夫會稽上應牽
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
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爲州鎮昔禹會羣臣因以
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蚌之饒海嶽
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係踵孝子連閭下及賢女
靡不育焉王府君笑曰地勢然矣士女之名可悉聞

乎翻對曰不敢及遠略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句章
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
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大中大夫山陰
陳囂漁則化盜居則讓鄰感侵退藩遂成義里攝養
車軀行足厲俗自揚子雲等上書薦之粲然傳世太
尉山陰鄭公清亮質直不畏彊禦相山陰鍾離意
稟殊特之姿孝家忠朝宰縣相國所在遺惠故取養
有君子之譽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官費齊皆上契
天心功德治狀記在漢籍有道士陰趙聘徵士上虞
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駢百篇釋
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槃結或上窮陰陽之奧祕下
據人情之歸極交趾刺史上虞蔡母俊拔濟一郡讓
爵士之封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主簿句章梁
宏功曹史餘姚勳主簿句章鄭雲皆敦終始之義
引罪免居門下督盜賊餘姚伍隆剛募候主簿任光
章安小吏黃他身當白刃濟君於難揚州從事句章
王修委身授命垂聲來世河內太守上虞魏少英遭
世屯蹇忘家憂國列在八俊爲世英彥尚書烏傷楊
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近故太尉上虞朱公天
姿聰亮欽明神武策無失誤征無遺慮是以天下義
兵思以爲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
石碑紀炳然著顯王府君曰是既然矣穎川有巢許
之逸軌吳有泰伯之三讓貴郡雖士人紛紜於此足
矣翻對曰故先言其近者耳若乃引上世之事及抗
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王翳讓位逃於巫山之穴越
人薰而出之斯非泰伯之儔邪且夫泰伯外來之君
非其地人也若以外來言之則大禹亦巡於此而葬

之矣鄞大里黃公潔已暴秦之世高祖卽昨不能一
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徵士餘姚嚴遵王莽數聘抗
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俯就矯手不拜志陵雲日皆
著於傳籍較然彰明豈如巢許流俗遺譚不見經傳
者哉王府君笑曰善哉語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
未之前聞也濮陽府君曰御史所云既聞其人亞斯
已下書佐寧識之乎育曰瞻仰景行敢不識之近者
太守上虞陳業潔身清行志懷霜雪貞亮之信同操
柳下遭漢中徵委官棄祿遁迹懸歛以求其志高選
妙蹤天下所聞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其
聰明大略忠直蹇謬則侍御史餘姚虞翻偏將軍烏
傷駱統其淵懿純德則太子少傅山陰闕澤學通行
茂作帝師儒其雄姿武毅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賀齊
勳成績著其探極祕術言合神明則太史令上虞吳
範其文章之事立言繁盛則御史中丞句章任爽鄱
陽太守章安虞翔各馳文檄購若春榮處士鄧盧欽
弟犯公憲自殺乞代吳寧斯敦山陰祁庚上虞樊正
咸代父死罪其女則松楊柳朱永寧瞿素或一醮守
節喪身不顧或遭寇劫賊死不虧行皆近世之事尚
在耳目府君曰皆海內之英也吾聞秦始皇二十五
年以吳越地爲會稽郡治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
爲郡而分治於此育對曰劉賈爲荆王賈爲英布所
殺又以劉濞爲吳王景帝四年濞反誅乃復爲郡治
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其地爲治并屬於此而
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
害復徙句章到末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
爲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自末建四年歲在己巳以至

今年積百二十九歲府君稱善是歲吳之太平三年歲在丁丑育後仕朝常在臺閣爲東觀令遙拜清河太守加位侍中推刺占射文藝多通

徵崇

按吳志程秉傳秉爲太子太傅時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篤學立行云

吳錄曰崇字子和治易春秋左氏傳兼善內術本姓李遭亂更姓遂隱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從學所教不過數人輒止欲令其業必有成也所交結如丞相步騭等咸親焉嚴峻薦崇行足以厲俗學足以爲師初見太子登以疾賜不拜東宮官僚皆從諮詢太子數訪以異聞年七十而卒

沈友

按誠齋雜記沈友字子正吳郡人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衆人默然莫與爲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吳大帝以禮聘之既至論王道之略當時之務大帝歛容敬焉

任弈

按臨海縣志吳虞翔仕吳爲鄱陽太守博學善詞章更工於文檄時句章任弈官御史中丞能古文詞常著任子十卷山陰朱育稱翔與弈立言燦盛騁若春榮

張純

按蘇州府志張純字元基海昏令敦子有清才與同郡張儼朱異俱童少時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子才名欲試之曰今三賢屈顧老鄙相聞渴甚矣爲

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夫驃裒以迅驟爲功鷹隼以輕疾爲妙何必積思乃隨目立成據大悅純賦席云席以冬設簟爲夏施揖遜而坐君子攸宜儼賦犬云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朱鵠書名竹帛異賦弩云南岳之餘鍾山之銅應機命中射隼高墉純允厲操行學博才秀容止可觀拜郎中爲廣德令有異績擢太子輔義都尉赤烏十三年廢太子和純諫而死

謝承

按吳志妃嬪傳吳主權謝夫人會稽山陰人也弟承拜五官郎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後漢書百餘卷

會稽典錄曰承字偉平博學洽聞嘗所知見終身不忘子崇揚威將軍崇弟助吳郡太守並知名

范慎

按揚州府志范慎字孝敬廣陵人性純直著論二十篇名曰矯非後爲侍中出補武昌左都督治軍嚴整孫皓詔曰慎勤德俱茂朕所敬憑宜登上公以副衆望鳳凰三年卒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文學典

第二十三卷目錄

文學名家列傳十一

晉一

應貞

文立

東哲

阮种

成公綏

段灼

卻詵

文學典第二十三卷

文學名家列傳十一

晉一

應貞

按晉書文苑傳貞字吉甫汝南頓人魏侍中璩之子也自漢至魏世以文章顯軒冕相襲爲郡盛族貞善談論以才學稱夏侯元有盛名貞詣元元甚重之舉高第頻歷顯位武帝爲撫軍大將軍以爲參軍及踐阼遷給事中帝於華林園宴射貞賦詩最美其辭曰悠悠太上人之厥初皇極肇建彝倫攸敷五德更運應錄受符陶唐既謝天歷在虞於時上帝乃顧惟眷光我晉祚應期納禪位以龍飛文以豹變元澤旁流仁風潛扇區內宅心方隅迴面天垂其象地耀其文鳳鳴朝陽龍翔景雲嘉禾重穎蓂莢載分率土咸寧人胥悅欣恢恢皇度穆穆聖容言思其允貌思其恭在視斯明在聽斯聰登庸以德明試以功其恭惟何昧且不顯無義不經無理不踐行舍其華言去其辯游心至虛同規易簡六府孔修九有來踐澤罔不

被化莫不加聲教南暨西漸流沙幽人肆險遠國忘遐越常重譯充物皇家峨峨列辟赫赫武臣內和五品外咸四賓順時貢職入覲天人備言錫命羽蓋朱輪貽宴好會不常厥敷神心所授不言而喻於時肆射弓矢斯具發彼互的有酒斯飲文武之道厥猷未墜在昔先王射御茲器示武懼荒過則有失凡厥羣后無懈於位初置太子中庶子官貞與護軍長史孔恂俱爲之後遷散騎常侍以儒學與太尉荀勗撰定新禮未施行泰始五年卒文集行於世弟純純子紹永嘉中至黃門郎爲東海王越所害純弟秀秀子詹自有傳

成公綏

按晉書文苑傳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幼而聰敏博涉經傳性寡欲不營資產家貧歲饑常晏如也少有俊才詞賦甚麗閑默自守不求聞達時有孝烏每集其廬舍綏謂有反哺之德以爲祥禽乃作賦美之文多不載又以賦者貴能分賦物理敷演無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歷觀古人未之有賦豈獨以至麗無文難以辭贊不然何其闕哉遂爲天地賦曰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元清太素紛以涓涓兮始有物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濁剖分元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重規天動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照或盈或虧陰陽協氣而代謝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萬化繁育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律覆載無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翔翔六氣氤氲岐行蠕動方聚類分鱗

殊族別羽毛異羣各含精而鎔冶咸受範於陶鈞何滋育之罔極兮偉造化之至神若夫懸象成文列宿有章三辰燭耀五緯重光河漢委蛇而帶天虹蜺偃蹇於昊蒼望舒彌節於九道羲和正轡於中黃衆星回而環極招搖運而指方白獸峙據於參伐青龍垂尾於心房元龜匿首於女虛朱鳥奮翼於注張帝星正坐於紫宮輔臣列位於文昌垣屏駉驛而珠連三台差池而鴈翔軒轅華布而曲列攝提鼎峙而相望若乃徵瑞表祥災變呈異交會薄蝕抱暈帶珥流逆犯歷譴悟象事蓬客著而妖害生老人形而主受喜天矢黃而國吉祥慧字發而世所忌爾乃旁觀四極俯察地理川瀆浩汗而分流山嶽磊落而羅峙滄海沆漭而四周懸圃隆崇而特起昆吾嘉於南極燭龍曜於北趾扶桑高于萬仞尋木長于千里崑崙嶺鎮于陰隅赤縣據于辰巳於是八十一城區分方別風乖俗異險斷阻絕萬國羅布九州並列青冀白壤荆衡塗泥海岱赤埴華梁青黎兗帶河洛揚有江淮辨方正土經略建邦王圻九服列國一同連城比邑深池高墉康衢交路四達五通東至暘谷西極泰漠南暨丹炮北盡空同遐方外區絕域殊鄰人首蛇軀鳥翼龍身衣毛被羽或介或鱗棲林浮水若獸若人居于大荒之外處于巨海之濱於是六合混一而同宅宇宙結體而括囊渾元運流而無窮陰陽循度而率常回動糾紛而乾乾天道不息而自強統羣生而載育人託命於所繫尊太一於上皇奉萬神於五帝故萬物之所宗必敬天而事地若乃共工赫怒天柱摧折東南俄其既傾西北豁而中裂斷鼃足而續毀鍊玉

石而補缺登斯事之有徵將言者之虛設何陰陽之難測偉二儀之參闔坤厚德以載物乾資始而至大俯盡鑒於有形仰蔽視於所蓋游萬物而極思故一言于天外綏雅好音律嘗暑承風而嘯冷然成曲因爲嘯賦曰逸羣公子體奇好異放世忘榮絕棄人事希高慕古長想遠思將登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游志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元奧愍流俗之未悟獨超然而先覺狹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邈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于時曜靈俄景流光濛汜逍遙攜手躊躇步趾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滑轉氣衝霄而標起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飄游雲於泰清集長風於萬里曲既終而響絕遺餘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而不誇細而不沉清激切於竿笙優潤和於瑟琴元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深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之奢淫濟洪災於炎旱反亢陽於重陰引唱萬變曲用無方和樂怡懌悲傷摧藏時幽散而將絕中矯厲而慨慷徐婉約而優游紛繁驚而激揚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總八音之至和固極樂而無荒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而聘望喟仰拊而抗首嘈長引而謦亮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或冉弱而柔撓或澎湃而奔壯橫辭鳴而滔洄唳繚眇而清昶逸氣奮涌繽紛交錯烈烈颺揚啾啾響作奏胡馬之長思迴寒風乎北朔又似鴻鴈之將雛羣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聲隨事造曲應

物無窮機發響速佛鬱衝流參譚雲屬若離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獸應於中谷南箕動於穹蒼清飈振於喬木散滯積而播揚蕩埃厲之涸濁變陰陽於至和移淫風之穢俗若乃游崇岡陵景山臨巖側望流川坐磐石漱清泉藉皋蘭之猗靡陰修竹之蟬蛩乃吟咏而發歎聲騁驛而響連舒蓄思之悵憤奮久結之纏綿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若夫假象金革擬則陶匏衆聲繁奏若笳若簫礧礧震隱旬礧礧嘈發徵則隆冬熙蒸騁羽則嚴霜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音均不恆曲無定制行而不流止而不滯隨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聲激曜而清厲信自然之極麗光殊尤而絕世越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于時綿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虞公輟聲而止歌箏子斂手而歎息鍾期棄琴而改聽尼父忘味而不食百獸率舞而拊足鳳凰來儀而拊翼乃知長嘯之奇妙此音聲之至極張華雅重綏每見其文歎服以爲絕倫薦之太常徵爲博士歷祕書郎轉承遷中書郎每與華受詔並爲詩賦又與賈充等參定律律泰始九年卒年四十三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行於世

文立

按晉書儒林傳立字廣休巴郡臨江人也蜀時游太學專毛詩三禮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爲顏回陳壽李虔爲游夏羅憲爲子貢仕至尚書蜀平舉秀才除郎中泰始初拜濟陰太守入爲太子中庶子上表請以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宜見敘用以

慰巴蜀之心其次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詔曰太子中庶子文立忠貞清實有思理器幹前在濟陰政事修明後事東宮盡輔導之節昔光武平隴蜀皆收其賢才以敘之蓋所以拔幽滯而濟殊方也其以立爲散騎常侍蜀故尚書健爲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故吾善夫人也時西域獻馬帝問立馬何如對曰乞問太僕帝善之遷衛尉咸寧末卒所著章奏詩賦數十篇行於世

按常璩西州後賢志武帝選立爲中庶子立上疏曰伏惟皇太子春秋美茂盛德日新始建幼志誕防大繇猶朝日初暉良寶耀璞待從之臣宜簡俊又妙選賢彥使視觀則觀禮容棣棣之則聽納當受嘉話駭耳之言靜應道軌動有所采佐清初陽緝熙天光其任至重聖王詳擇終非養朽能堪任臣聞之人臣之道量力受命其所不諧得以誠聞帝報曰古人稱與田蘇遊非舊德乎十年詔曰太子中庶子立忠貞清實有思理器幹前在濟陰政事修明後事東宮盡輔導之節昔光武平隴蜀皆收其才秀所以援濟殊方伸敘幽滯也其以立爲散騎常侍累辭不許上疏曰臣子之心願從疏以求昵凡在人情貪從幽以致明斯實物性賢愚所同臣者何人能無此懷誠自審量邊荒遺燼大馬老甚非左右機納之器臣雖至愚處之何顏詔曰常伯之職簡才而授何嫌虛也立自內侍獻可替否多所補納甄致二州人士銓衡平當爲士彥所宗帝每善其恭慎遷衛尉猶兼都職中朝

服其賢雅為時名卿連上表年老乞求解簪還桑梓帝不聽咸寧末卒帝緣立有懷舊性乃送葬於蜀使者護喪事郡縣修墳塋當時榮之初安樂思世子早沒次子宜嗣而思公立所愛者立亟諫之不納及愛子立驕暴二州人士皆欲表廢立止之曰彼自暴其一門不及百姓當以先公故得爾也後安樂公淫亂無道何攀與上庸太守王崇涪陵太守張寅為書諫責稱當思立言凡立章奏集為十篇詩賦論頌亦數十篇

按蜀志譙周傳注華陽國志曰文立字廣休少治毛詩三禮兼通羣書刺史費祿命為從事入為尚書郎復辟為大將軍東曹掾稍遷尚書蜀并於魏梁州建首為別駕從事舉秀才晉泰始二年拜濟陰太守遷太子中庶子立上言故蜀大官及盡忠死事者子孫雖仕郡國或有不同之齊民為劇又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各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轉散騎常侍獻可替否多所補納稍遷衛尉中朝服其賢雅為時名卿咸寧末卒立章奏詩賦論訟凡數十篇

段灼

按晉書本傳灼字休然敦煌人也世為西土著姓果直有才辯少仕州郡稍遷鄧艾鎮西司馬從艾破蜀有功封關內侯累遷議郎武帝即位灼上疏追理艾曰故征西將軍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臣竊悼之惜哉言艾之反也以艾性剛急矜功伐善而不能協同朋類輕犯雅俗失君子之心故莫肯理之臣敢昧死言艾所以不反之

狀艾本屯田掌犢人宣皇帝拔之於農吏之中顯之於宰府之職處內外之官據文武之任所在輒有名績固足以明宣皇帝之知人矣會值洮西之役官兵失利刺史王經困於圍城之中當爾之時二州危懼隴右懷懷幾非國家之有也先帝以為深憂重慮思惟可以安邊殺敵莫賢於艾故授之以兵馬解狄道之圍圍解而屯上邽承官軍大敗之後士卒破膽將吏無氣倉庫空虛器械殫盡艾欲積穀彊兵以待有事是歲少雨又為區種之法手執耒耜率先將士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故落門段谷之戰能以少擊多摧破強賊斬首萬計遂委艾以廟勝成圖指授長策艾受命忘身龍驤麟振前無堅敵蜀地險阻山高谷深而艾步乘不滿二萬束馬懸車自投死地勇氣凌雲將士乘勢故能使劉禪震怖君臣面縛軍不踰時而巴蜀蕩定此艾固足以彰先帝之善任矣艾功名已成亦當書之竹帛傳祚萬世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哉艾以禪初降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雖違常科有合古義原心定罪事可詳論故鎮西將軍鍾會吞天下之心恐艾威名知必不同因其疑似構成其事艾被詔書即遣彊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誠自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參佐官屬部曲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艾在困地是以狼狽失據夫反非小事若懷惡心即當謀及豪傑然後乃能輿動大眾不聞艾有腹心一人臨死口無惡言獨受腹背之誅豈不哀哉故見之者垂涕聞之者歎息此賈誼所以慷慨於漢文天下之事可為痛哭者良

有以也陛下龍興闡弘大度受誅之家不拘敘用聽艾立後祭祀不絕昔秦人憐白起之無罪吳人傷子胥之冤酷皆為之立祠天下之人為艾悼心痛恨亦由是也謂可聽艾門生故吏收艾尸柩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諡死無所恨赦冤魂於黃泉收信義於後世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帝省表甚嘉其意灼後復陳時宜曰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圍而攻之有不剋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非不先推恩德結固人心人心苟和雖三里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臣推此以廣其義舜彈五紘之琴詠南風之詩而天下自理由堯人可比屋而封也曩者多難姦雄屢起攪亂衆心刀鋸相乘流死之孤哀聲未絕故臣以為陛下當深思遠念杜漸防萌彈琴詠詩垂拱而已其要莫若推恩以協和黎庶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是故唐堯以親睦九族為先周文以刑于寡妻為急明王聖主莫不先親後疏自近及遠臣以為太宰司徒衛將軍三王宜留洛中鎮守其餘諸王自州征足任者年十五以上悉遣之國為選中郎傳相才兼文武以輔佐之聽於其國繕修兵馬廣布恩信必撫下猶子愛國如家君臣分定百世不遷連城開地為晉魯衛所謂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彊矣雖有割地譬猶囊漏貯中亦一家之有耳若慮後世疆大自可豫為制度使得推恩以分子弟如此則

枝分葉布稍自削小漸使轉至萬國亦後世之利非所患也昔在漢世諸呂自疑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九國之彊故不敢動搖於今之宜諸侯彊大是爲太山之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魏法禁錮諸王親戚隔絕不祥莫大焉間者無故又瓜分天下立五等諸侯上不象賢下不議功而是非雜揉例受茅土似權時之宜非經久之制將遂不改此亦煩擾之人漸亂之階也夫國之興也由於九族親睦黎庶協和其衰在於骨肉疏絕百姓離心故夏邦不安伊尹歸殷殷邦不和呂氏入周殷監在於夏后去事之誠誠來事之鑒也又陳曰昔伐蜀募取涼州兵馬羌胡健兒許以重報五千餘人隨艾討賊功皆第一而乙亥詔書州郡將督不與中外軍同雖在上功無應封者惟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逼江由之勢得封者三十人自金城以西非在欣部無一人封者苟在中軍之例雖下功必侯如州郡雖下功高不封非所謂近不重施遠不遺恩之謂也臣聞魚懸由於甘餌勇夫死於重報故荆軻慕燕丹之義專諸感閭閻之愛匕首振於秦庭吳刀耀於魚腹視死如歸豈不有由也哉夫功名重賞士之所競不致怨由來久矣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臣以爲此等宜蒙爵封灼前後陳事輒見省覽然身微宦孤不見進序乃取長假還鄉里臨去遺息上表曰臣受恩三世剖符守境試用無績沉伏數年犬馬之力無所復堪陛下弘廣納之聽採狂夫之言原臣侵官之罪不問干忤之愆天地恩厚於臣足矣臣聞忠臣之於其君猶孝子之於其親進則有欣然之慶非貪官

也退則有感然之憂非懷祿也其意在於不忘光君榮親情所不能已者也臣伏自悼私懷至恨生長荒裔而久在外任自還抱疾未嘗覲見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恨一也遭運會之世值有事之時而不能垂功名於竹帛此臣之恨二也逮事聖明之君而厄悴羸劣陳力又不能當歸死於地下此臣之恨三也哀二親早亡隕兄弟並凋喪孝敬無復施於家門此臣之恨四也夏之日忽以過冬之夜尋復來人生百歲尚以爲不足而臣中年嬰災此臣之恨五也慙日月之所養愧昊蒼而無報此臣之所以懷五恨而歎息臨歸路而自悼者也語有之曰華言虛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臣欲言天下太平而靈龜神狐未見仙芝蓬蒿未生麒麟未游乎靈禽之囿鳳凰未儀於太極之庭此臣之所以不敢華言而爲佞者也昔漢高祖初定天下于時戊卒妻敬上書諫曰陛下取天下不與成周同而欲比隆成周臣竊以爲不侔於是漢祖感悟深納其言賜姓爲劉氏又顧謂陸賈曰爲我著秦所以亡而吾所以得之者賈乃作新語之書述敘前世成敗以爲勸戒又田肯建一言之計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而受千金之賜故世稱漢祖之寬明博納所以能成帝業也今之言世者皆曰堯舜復興天下已太平矣臣獨以爲未亦竊有所勸焉且百王垂制聖賢吐言來事之明鑒也孟子曰堯不能以天下與舜則舜之有天下也天與之也昔舜爲相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天下諸侯朝覲者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舜曰天也乃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

非天所與者也曩昔西有不臣之蜀東有僭號之吳三主鼎足並稱天子魏文帝率萬乘之衆受禪於靡陂而自以德同唐虞以爲漢獻卽是古之堯自謂卽是今之舜乃謂孟軻孫卿不通禪代之變遂作禪代之文刻石垂戒班示天下傳之後世亦安能使將來君子皆曉然心服其義乎然魏文徒希慕堯舜之名推新集之魏欲以同於唐虞之盛忽骨肉之恩忘藩屏之固竟不能使四海賓服混一皇化而于時羣臣莫有諫者不其過矣哉孫卿曰堯舜禪讓是不然矣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辯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見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由此言之孫卿孟軻亦各有所不取焉陛下受禪從東府入西宮兵刃耀天旌旗翳日雖應天順人同符唐虞然法度損益則亦不異於昔魏文矣故宜資三至以彊制之而今諸王有立國之名而無襟帶之實又蜀地有自然之險是歷世姦雄之所關關通逃之所聚也而無親戚子弟之守此豈深思遠慮杜漸防萌者乎昔漢文帝據已成之業六合同風天下一家而賈誼上疏陳當時之勢猶以爲譬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此言誠存不忘亡安不忘亂者也然臣之懷懷亦竊願居安思危無曰高高在上常念臨深之義不忘履冰之戒盡除魏世之弊法綏以新政之大化使萬邦欣欣喜戴洪惠昆蟲草木咸蒙恩澤朝廷詠康哉之歌山藪無伐檀之人此固天下所視望者也陛下自初踐祚發無諱之詔置箴諫之官赫然寵異謬謬之臣以明好直言之信恐陳事者知直言之不用皆杜口

結舌祥瑞亦曷由來哉臣無陸生之才不在顧問之地蓋聞主聖臣直義在於有犯無隱臣不惟疏遠未信而言敢歷論前代隆名之君及匹敗之主廢典典由又博陳舉賢之路廣開養老之制崇必信之道又張設議者之難凡五事以聞臣之所言皆直陳古今已行故事非新聲異端也辭義實淺不足採納然臣私心誠謂有可發起覺悟遺忘願陛下察臣愚忠愍臣狂直無使天下以言者為戒疾痛增篤退念桑梓之詩惟孤死之義輒取長休歸近墳墓顧瞻宮闕繫情皇極不勝丹款遺息穎表言其一曰臣聞善有章也著在經典惡有罰也戒在刑書上自遠古下洎秦漢其明王霸主及亡國闇君故可得而稱至於忠蹇賢相及佞諂姦臣亦可得而言故朝有謬譌盡規之臣無不昌也任用阿諛唯唯之士無不亡也是有國者皆欲求忠以自輔舉賢以自佐而亡國破家者相繼皆由任失其入所謂賢者不賢忠者不忠也臣謹言前任賢所由興任不肖所以亡者堯之末年四凶在朝而不去八元在家而不舉然致天平地寧四門穆穆其功固在重華之為相夏放於鳴條商辛梟於牧野此俱萬乘之主而國滅身擒由不能屬任賢相用婦人之言荒淫無道肆志沉湎作靡靡之樂長夜之飲於是登糟丘臨酒池觀牛飲望肉林龍逢忠而被害比干諫而剖心天下之所以歸惡者也太甲暴虐顛覆湯之典制於是伊尹放之桐宮而能改悔反善三年而後歸于亳既已放而復還殷道微而復興諸侯咸服號稱太宗實賴阿衡之盡忠也周室既衰諸侯並爭天王微弱政遂陵遲齊桓公淫亂之主

耳然所以能九合一匡之功有尊周之名誠管夷吾之力及其死也蟲流出門豈非任豎貂之過乎且一桓公之身得管仲其功如彼用豎貂其亂如此夫榮辱存亡實在所任可不審哉秦本伯翳之後微徵小邑至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自穆公至於始皇皆能留心待賢遠求異士招由余於西戎致五羖於宛市取不豹於晉卿迎蹇叔於宗里由是四方雄俊繼踵而至故能世為強國吞滅諸侯奄有天下兼稱皇帝由謀臣之助也道化未淳崩於沙丘胡亥乘虐用詐自悞不能弘濟統緒克成堂構而乃殘賊仁義毒流黔首故陳勝吳廣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於是趙高逆亂閹樂承指二世窮迫自戮望夷子嬰雖立去帝為王孤危無輔四旬而亡此由邪臣擅命指鹿為馬所以速秦之禍也秦失其鹿豪傑競逐項羽既得而失之其咎在烹韓生而范增之謀不用假令羽既距項伯之邪說斬沛公於鴻門都咸陽以號令諸侯則天下無敵矣而羽距韓生之忠諫背范增之深計自謂霸王之業已定都彭城還故鄉為畫被文繡此蓋世俗兒女之情耳而羽榮之是故五載為漢所擒至死尚不知覺悟乃曰天亡我非戰之罪甚痛矣哉且夫士之歸仁猶水之歸下禽之走曠野故曰為川驅魚者類也為藪驅雀者鵠也為湯武驅人者桀紂也漢高祖起於布衣提三尺之刃而取天下用六國之資無唐虞之禪豈徒賴良平之奇謀盡英雄之智力而已乎亦由項氏為驅人也子孫承基二百餘年建帝委政舅家使權勢外移安昌侯張禹者漢之三公成帝保傅也帝親幸其家拜禹牀下

深問天災人事禹當惟大臣之節為社稷深慮忠言嘉謀陳其災患則王氏不得專權寵王莽無緣乘勢位遂託雲龍而登天衢令漢祚中絕也禹佞諂不忠挾懷私計徒低仰於王侯之間苟取容媚而已是以朱雲抗節求尚方斬馬劍欲以斬禹以戒其餘可謂忠矣而成帝尚復不寤乃以為居下訕上廷辱保傅罪死無赦詔御史將雲下獄急烹之雲攀殿折檻幸賴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以死爭之若不然而雲已摧碎矣後雖釋檻不修欲以彰明直臣誠足以為後世之戒何益於漢室所由亡也哉然世之論者以為亂臣賊子無道之甚者莫過於莽此亦猶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傳稱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朋友歸仁及其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動見稱述然於時人士詣闕上書薦莽者不可稱紀內外羣臣莫不歸莽功德遇遇漢室中微國嗣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莽得遂策命孺子而奪其位也昔湯武之興亦逆取而順守之耳向莽深惟殷周取守之術崇道德務仁義履信實去華偽施惠天下十有八年恩足以感百姓義足以結英雄人懷其德豪傑並用如此宗廟社稷宜未滅也光武雖復賢才犬業詎可冀哉莽即位之後自謂得天人之助以為功廣三王德茂唐虞乃自驕於奮其威許班宣符讖震暴殘酷窮凶極惡人怨神怒冬雷電以驚其耳目夏地動以惕其心腹而莽猶不知覺悟方復重行不順時之令竟連伍之刑佞媚者親幸忠諫者誅夷由是天下忿憤內外俱發四海分崩城池不守身死於匹夫之手為天下笑豈不異哉其所由然者